



顯志堂稿卷五

擬遣弁齎餉馳迎向帥啟

吳縣馮桂芬林

一簪錄



敬稟者本司頃接驛報知江甯已於二月初十日失守賊匪現踞省垣查江甯北距大江東達鎮郡南連句容賊匪陷城係自大江登岸繞出省城東南由陸路撲入賊寨聚於孝陵衛等處綿延及於淳化鎮地距句容僅四十里蘇常各郡界址毘連額兵無多加以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吳人脆弱惟怯賊踪相距尚數百里而滿城兇懼如在比鄰數日之間氣象大變工停其業民棄其居通衢闐闐之間皆瑾其戶提攜襁負之狀不絕於途本司等諭之以理旣不信繩之以法又不

顯志堂稿

卷五

忍兼之地勢要衝五方雜處寄居游匪以及本地莠民種類不一雖本司率屬晝夜嚴防尚不致滋事顧藏奸旣易內應堪虞目擊情形實有危於累卵之勢蘇垣爲財賦重地現尙完善之區萬一經其蹂躪將來大兵糧餉從何取辦所關於國本者甚大非獨江蘇數郡之安危已也竊維賊匪肆逆以來獨麾下鋒車所到必聞風奔竄目下東南半壁百萬生靈翹首跂足幾於望之如歲刻聞前驅已過池郡惟有願請大兵星夜由甯國高淳等路進屯丹陽一帶旣與歷奉

諭旨繞出賊前之意相符且駐兵東南則蘇省糧餉可以源源接濟前奉札調餉銀本司業已陸續籌解而道途梗塞文報不通恐有疎虞是以寄貯中途未敢前進一聞旌麾南指

則解運旣便。指日可達行轅。且本司等臆爲揣度。琦兩星使  
前奉

諭旨。馳援安省。一得江甯之警。卽使移師東指。必在大江北  
岸。是北路已可無虞。東路又有廣艇可恃。是單弱吃重。正在  
南岸。得麾下重兵移駐。則三面兜拏。賊必窮蹙。西竄亦可一  
鼓殲旃。殄滅么麼。在此一舉。而長城萬里。江浙安堵。自不待  
言。本司等一面探明大營所駐。迅將已發餉銀。星速迎解。不  
勝雀躍盼跂之至。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之慘。遠接宋建炎四年。金阿尤之禍。爲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阿尤自南而北。五晝夜卽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踣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

先帝聖明。睠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猶碩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諭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

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衍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箠之惘怵。凡茲皮傅膚受之說。執事心知而既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爲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荃約。盟而壁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

槍準而心齊。其始弋鳧鴛爲業。繼爲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官不能捕。軍興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次渠費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覘賊各船。來往颺忽。屢爲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大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大軍一至。必可爲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爲用。而羈縻之。彼亦明知賊之不相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日內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爲質。春間李大舉來犯。先期而漏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爲倒戈之助。遲之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

顯志堂稿

卷五

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材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輒大敗。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北路一面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杭州兩郡。爲賊所注意之地。兩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巋然。百撼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匱。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

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蕞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爲近地游民。選懦而不能前驅。或爲大營潰勇。獷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爲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卽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間無聞。不礙其爲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旣下。賊且徜徉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西江。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

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纏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尙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乘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間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趣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卽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兵南攻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爲北路之軍。一面檄寶

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爲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爲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瑱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幸趙伯超力拒之。乃退。奔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殪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倚之。與晉掎之是也。敬陳芻說。願執事采擇焉。至師行以糧食爲先。執

顯志堂稿

卷五

六

事拔營有日。卽飛札吳方伯預爲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日臚陳大略。願之。

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願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齎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啟李宮保論減賦

減賦分數必宜請益正義具疏稿中更以餘義言之夫論歷年比例不特一百二十萬不能辦卽一百萬亦并不能辦然究竟一百萬較之一百二十萬爲易辦而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又不待言且就鄙見衡之實有不能辦一百二十萬而能辦百萬之道亦不離乎比例之說也一百二十萬之數二十年來所不行一百萬之數則數年前王壯愨卽行之此其證也禮曰酌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孟子曰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日凡事皆用比例何獨於漕賦而疑之或以完善與殘破不同爲慮固也顧竊謂今之視昔有較難者二亦有較易者三較難者何一業戶之窮也一佃戶之窮也較易者何

顯志堂稿

卷五

七

減額數十萬每石注荒費三洋計得銀百萬已奪之奸蠹留之民間民力稍紓一也現議大小戶均價爲數必減民力又稍紓二也而更有一事非通知吳民情性不能知者新章不注荒不分大小戶斷絕一切趨避出路此爲辦漕第一中肯處吳民甚馴良而亦甚浮巧凡事聞有旁門仄徑可稍得便益者必趨之如不及可注荒卽求注荒之路可包欠卽求包欠之路往往所託非人虛擲浮費仍復追完不知悔悟失之此人而彼人復信之失之今年而明年又爲之此隱微深痼之疾也從前緹收半由出路太多之故今一一斷絕不得不安心完課而所完者又田所能入力所能出之課吾知不完者少矣此又其一也

郡人沈氏歸愚有力駿寬免處分之說蓋乾隆時民情已如是近金太守以誠

復創此議正背道而所謂有較難者亦有較易者如此至於馳此不知民情之故被難之後富戶百無一存獨業田之戶有田卽有租有租卽能完糧此又難易相去不遠者也然則進而一百二十萬何遠不可曰此於數太遠也王壯愍以前六七十萬習以爲恆殘破後轉欲倍增恐如童子日讀十行書強以二十行必并十行而荒落矣駑馬日行百里強以二百里必不及百里而顛躓矣何如稍益之合讀十一二行行百一二十里之可及也大抵定數在不多不少之間猶冀實得此不多不少之數若多多益善正恐求多反少且愈求多則愈不得不少外間漕蠹甚幸新額仍不可辦卽出路仍不能絕而若輩利源自若因借

顯志堂稿

卷五

八

國計以爲名昌言不必再減議論娓娓可聽頗有感於其說者但以兩語詰之將求實徵耶抑仍留虛額耶果得實徵則伎倆且在王壯愍之上恐未敢自任也幹吏如方太守老幕能行曹有說帖云如曹愷堂僉謂斷不難神仙亦辦不到然則亦留虛額而已留虛額何用亦爲若輩濬利源爲小民竭膏血而已戶部之言曰流亡未盡復田禾未盡墾已明明代開一出路此後將以田荒易歲荒糞芽已伏官吏紳衿攢食於荒田之中而安分小戶獨完三分有二之實糧隱然從前弊政縮本開墾必不力逋負必加多歲運大遠於百萬永無整頓之望且萬一數年之後有如端華肅順者主其內

國初之朱國治者主其外卽其次如王壯愍者復出藉口已

滅必辦全漕。民何以堪。興言及此。可爲寒心。似不可不及今  
言之。言之於紅旗先後。必蒙  
俞允借麾。下不世之功。爲部民無窮之利。此機不可失也。樹  
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杜前弊之根株。絕後患之原本。三吳  
幸甚。萬世幸甚。

顯志堂稿

卷五

九

再啟李宮保

嘉平肅繕賀牋亮塵青覽比承助祉萬安如頌昨得李玉書  
知減賦再疏方伯有異議執事猶屬其就第參懷足徵淵抱  
冲襟不遺葑菲且感且佩方伯嘗見訪第以疾未之晤也前  
者清丈事已無足深論至減賦則關係我桑梓者甚大福星  
在上千載一時機無可失有不能不傾筐倒篋於大君子之  
前而冀得一當者竊以為此時所爭者在奏疏立言之體而  
減分之多寡不與焉何以言之方伯曾示一單大指謂遵照  
部議一百二十萬之數收回常鎮所減一成亦歸蘇松太而  
常鎮則止減銀似未署銀數然有云原數與蘇松不相仿不減米以  
前稿五七折較之多徵米約十萬連南米約十四萬少徵銀約十四

顯志堂稿

卷五

十

萬連正耗差足相當故前書以此為調人之法初不意方伯之

猶未許也若如方伯之單誠恐有斷不能准者前書未盡欲

言願為執事畢其說所列漕數部中失之多全漕一百六十萬今減餘百

二十萬蓋連給方伯失之少全漕一百四十八萬今減餘一百

丁等耗入算皆與原摺內比較單單據漕督來文雖不言全漕若干然道

即全漕之數依此核算前摺請光之初連數年皆一百六十餘萬石此

減五成半與部文並不甚遠謂前摺請減並非六成止四成有奇是猶握官尺以繩匠尺

得數不符謂人為誤而不知自己先誤已與局書究詰覆詞極為支離豈可

孟浪入奏其不可一也以減餘為一百七萬便見為少似乎

辦得到豈知列入比較單須申作一百十數萬方一例便見

為多斷乎辦不到王雪翁所辦三年皆九十幾萬而言有其

給丁耗在內尚不滿一百萬亦一證也其

不可二也。奏疏體裁以直截了當爲貴。所擬各節出入支離。其不可三也。以前稿減餘約之蘇松太畝徵銀六七分米一斗以下。是爲米多銀少。常鎮畝徵米五六升銀一錢以上。是爲銀多米少。互有輕重。是或一道無事更張。其不可四也。指駁部文過甚。惡聲至必反之。其不可五也。有人述喬鶴翁云。常鎮賦輕無減理。然久以七八折爲常。今殘破甚於蘇松。豈能轉辦全漕。今得意外之減。可爲大幸。是收回本非揆時度勢之道。其不可六也。收回米五萬七千連南。償以銀二十餘萬。連正。未免轉虧。其不可七也。田賦以米爲主。而銀次之。減銀不減米。民不感也。浮勒闡漕皆因米而不因銀。雖已過當。仍不免譁然失望。是有虧帑之實。而轉冒屯膏之名。其不可八也。事關收

顯志堂稿

卷五

回

成命。必駁無疑。既駁之後。仍不足百二十萬之數。歸入蘇松太邪。再請另減邪。其不可九也。至於諸史所記封還詔書。止聞行之於過舉。不聞行之於德政。爲屯膏爲反汗。豈可以此累

中興之盛。且亦非諸葛大名所宜存。其不可十矣。挹彼注茲有詛有祝

常鎮人且謂蘇人之請種甚不願執事之出此也。度執事種未安更在十不可之外

亦無待鄙言而未必肯出此也。又聞方伯以不減常鎮連類

而及於次重各縣。并及各縣次重之則。凡原額一斗者一概

不減。在方伯意中。謂可不減常鎮。不失爲均平之道。而不知

不減常鎮之無其事也。既減常鎮。則各縣皆奉有三分減一

之

恩旨。今議分別等差。已屬通融辦理。且原額固重於常鎮。應視常鎮多減。方爲公允。況各縣向皆辦災三四成。經難後轉辦全漕。逼之使不得不出於苟。且彌縫非整頓之政也。又杭州賦額無過一斗。亦將議減。若奏定凡一斗以下不減。浙江亦因之不減。是仁人之言。其利溥之反也。如其不然。何越民之幸。而吳民之不幸耶。機會難得。可合此數縣獨不被

堯舜之澤耶。至各縣次重之則五升以下。自可不減。高地蕩田亦有完一斗者。皆下瘠也。上腴既減至一斗以內。而下瘠如故。是上腴與下瘠同科。以言民間舞弊。難保必無。以言

國家立法。豈所宜有。二者均不敢附和。至減銀爲前稿所同。

顯志堂稿

卷五

十三

實以斡旋前疏遺漏。而措詞之法。固嘗熟思深計。輾轉踟躕而後出之。惟仍以減米爲重。而附入減銀。詞氣較爲渾融。是以前稿備陳偏枯困苦情形。限定辦災成案。將銀米併爲一談。不分兩件。順筆帶敘。泯然無迹。或可邀准。若如方伯議無須減米。尚須減銀。是既准一項。又添一項。近乎更端之請。無厭之求。轉難邀准。而尤所切忌者。減銀不減米一語。此疏到部。方甚慮其將銀米劃開。豈可自己先行劃開。以引其端。正好以減銀不減米。翻作減米不減銀。以矛盾盾。一概不准。作之法宜立定主腦。一線到底。此事總以賦重民貧。援照災案爲主腦。即使將來部駁之後。仍可援案以爭。如駁米可援案。將南米撥補爲言。如駁銀可援案。以爭。如駁米可援案。全銀爲言。總歸一線。易於立言。若先以一百二十萬爲可辦。過全作減銀不減米之語。自決藩於是。殘破之視完善米已增多。籓是不爲將來進言地步矣。

銀更半倍。其爲糜爛不堪設想。而不准報災等斷絕出路之法。實自第發其端。是第於減賦大局。無一毫之助。而於斷絕出路。有無涯之憾。此則寸心內疚。無術可以懺悔者也。每一念及。魂夢爲之不安。不揣冒昧。輒復披肝瀝膽。虔熬瓣香。爲東南億萬請命。惟執事於其愚誠。諒其苦衷。不勝幸甚。

顯志堂稿

卷五

三啟李宮保

季玉回滬述方伯意在求多持論甚堅復與熟商所以調停遷就之者則惟改爲六折之一法此時最要在減銀而專請減銀甚易招駁仍以減米爲主順敘減銀進言之術爲善一便也銀米統計所得多於方伯議

連南米少十萬而多徵銀十八萬

而民之感激反過之二便也所減無多易於邀准而畢竟稍減三便也二者並言斷不致二者並駁四便也方伯所議其不可從

者三一不減常鎮也一不減次重各縣也一不減各縣次重

之則也若議調停遷就之法於其議減者從之於其議不減

者補之竊嘗通盤籌畫六折定額僅可敷衍

先儘方伯議減各縣所餘減分

除崇明縣外皆分別一成

成

疏中暗以此議作骨明以六折

顯志堂稿

卷五

十四

立言先陳所辦大略情形姑勿鑿定一俟奉准便將所議填入設有推敲亦易修飾其便五也有此五便且視方伯議所得轉多無可力爭而立言之體直截了當易於邀准因復殫思極慮酌易前稿數語並核出比較單

不過約略之數

錄呈教正再

據方太守云最重者業經大減即使次重在一斗內者與常

鎮亦減一成

尚係太守之意非方伯意也

按諸部議之數僅不敷二三萬

石而於上腴與下瘠同科一節則不之問此仍不可夫上腴

而原額一斗尚可邀減下瘠而原額一斗轉不邀減其理安

在總之就方伯議斟酌理加以潤色敷衍成篇極少非六

折不可又云現在單已開成便可作爲定案入奏鄙意亦不

謂然凡事一經奏定設有窒礙舛錯之處將來斡旋必致費

盡氣力。此等重大之事。尤宜慎益加慎。猝爾定案。步驟亦嫌過早。不如先陳大略。作為辦理範圍。更覺立定脚跟。顛撲不破。且如方伯議。尤不可遽爾定案。勢必至常鎮以

恩旨在先。無庸更張。餘則依議。是常鎮終得減。而重於常鎮。各縣不得減。天下不平之事。殆無甚於此者矣。彼時既不能復請。仍減常鎮。并不能請減重於常鎮。各縣為之奈何。聞方伯為此議。不謀於幕友。不謀於屬僚。即糧道及減賦局總辦。皆在一辭莫贊之列。且謂季玉云。勿令人知。恐生異議。是不但不聽人言。且不欲人言。第卽病愈。斷不能與之言。第與季玉極欲調停。遷就合為一議。勢所不能。止求執事一人主持而已。

顯志堂稿

卷五

十五

啟肅毅伯李公論清丈書

清丈之役。承手書慰勉。獎借倍萬。恆情讀之。令人感義增氣。第方喜其不致辱命。踴躍從事。前月杪。倣裝登舟。候潮未發。忽得方伯文。意主停輟。乃舍舟回寓。別遣人往撤局。昨歸覆計。繪成者萬畝。已丈未繪者亦如之。糜錢七百數十緡。頃讀大文。屬爲核議。見覆是停輟與否。尚有待鄙人未議具徵執事。虛懷下問之盛心。不勝欽感。當方伯之銳意清丈也。議始夏五。松郡官紳力阻之。弟博采官幕議論。殆無一人以爲能行者。因是怠緩。悅從者半年。方伯持之彌堅。以成此遷延之役。受事之始。惴惴焉以區畫無方。累執事之明。是懼馴至奔走連旬。成效甫具。方伯忽入人言。乘弟不知。飛文請罷。有同

顯志堂稿

卷五

六

頑笑。夫經費之逾原議。爲弟誤信人言。致書方伯。已深自引咎矣。乃復書從而諷刺。照會更甚。今見詳文。滋益甚。弟於方伯講席未冷。曾忝賓師。王人雖微。不屬行省。何遽早隸使之。股掌玩之。顧虛文不足辨。而事理所繫。是非所關。有不能默爾息者。敢爲執事陳之。照會以每畝三十文。恐民力未能完繳。可謂仁者之用心。顧聞南匯空給印單。並不丈量。每畝名定六十文。實出一百數十文不等。何以於空給印單。則六十文。至一百數十文。不傷民力。於實辦丈量。則三十文。卽傷民力。此不可解者一也。經費三倍。弟則過矣。至拙箸繪地圖議。則事與繪田圖不同。一縣之圖。每方十里。徑半寸。已成巨幅。河道幹枝。寥寥數畫而已。今繪田圖。則一里中。凡爲徑半寸。

之方者一千二百九十有六縱橫界畫以百計蠅頭細書以千計其詳略奚啻千倍方伯比而同之豈第巨履小履同賈之說乎此不可解者二也竊嘗論之今法規重矩矱倍屣於常法若行之則費等而事轉易常法易於量而難於繪算今易誤誤亦不知今法難誤誤即立見法難於量而易於繪算常法常法易舞弊今法難舞弊此其異也一縣但得能句股諸測望者一人以御山水間阻疑難之處自餘諸人能事不過三端一能分羅經一百四十四向一能作縱橫界畫一能乘除法其方田法卽在乘除中可臨事學之宜選諸生中能乘除者旁及地師畫師大難之後諸生多失所月脩數千已可大庇歡顏一縣百人不难羅而致之又嘗熟籌深計需人過多雖輪辦亦不能無生手不如同時並舉方議博求知算者十

顯志堂稿

卷五

餘人又於川沙局練習丈繪好手十餘人為蘇松太十餘城分辦之期以甲春招董試丈甲秋開局乙夏斷手一年為限至遲則一年有半而已方伯屢晤不一詢及乃自為數十年五六年之說此不可解者三也清丈正為田有多少而設清丈之後可以核實賦稅可以潛弭爭訟可以絕豪強之兼并可以絕馴懦之為人兼并其為善政正在於是丈得十畝單署九畝或十一畝無是事也則以實丈數目為準乃一定之理至賦稅因之而有贏縮贏而增賦民賦之矣方伯言湖之濱無糧之田連阡累陌自應升科又當別論縮而減賦可再瀆乎則用顧亭林之說以一縣之田畝攤一縣之糧科亦一定之理今日川沙田僅及舊額十分之九將糧賦攤派通境恐民心未能帖服照會

則稱大拂輿情面晤則稱恐或控告夫願出無田之糧不願出攤派之糧非人情也田畝具在非有截之侵之者將誰之控告且縮於原額於民無增糧之害尚不帖服萬一贏於原額於民有增糧之害更何如其不帖服是必處處無贏無縮而後可清丈既處處無贏無縮又何用清丈爲哉此不可解者四也詳文以停止爲與民休息是以舉行爲騷擾不知騷擾者何在必不可解者五也詳文又言該廳委員可信何以不令與聞不派委員皆方伯自爲之乃層層指駁一似絕未與聞初議者此不可解者六也清丈之終必有按田派糧哀多益寡之事在平時究多不便獨行之減賦之時哀益無形毫無不便此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今轉欲需之減賦既定

顯志堂稿

卷五

六

之後此不可解者七也惟是清丈不難墊費爲難繳費在有單之後需費在無單之先此必不合之道所謂司庫無款可墊者乃近理之言稟請停止足矣何用斷斷辨論惟恐弟之欲辦一似弟有清丈之癖者然邪且方伯亦未之思也弟以遲暮之年疾疢之軀進則優游幕府飽食安坐退則呶呶斗室左圖右史不此之娛而周流異縣公中一飯之外具膏秣裹餼糧不丁蹙蹙於草田霜露中夙無狂疾何苦而爲此哉惟川沙之行第奉執事之命而往固應俟執事之命而撤今得方伯文而立撤者則有說州縣公事無不樂於糊塗而惡於清澈者於田賦爲尤甚其大者奸民豪戶句通丁胥吏役兼并隱匿久假不歸一經清丈無不水落石出其小者卽前

所謂單費官以下幕友紳董丁胥吏役皆有分焉。今議由局給單不得絲毫增加空費。是奪其食也。故清丈之役小不利於官以下一切人等。大不利於奸民豪戶。而獨利於鄉曲安分無告之小民。丈董之下鄉也。進茗飫。爇香火者接踵。喚渡則奉檝而來。引繩則攘臂而助。咸欣欣然喜色相告。民情大可見。而相隨之地保。倔強散散。形於辭色。署內外人等皆迫於執事之命。萬不得已。依違隱忍而從之。如方伯以下同心并力。不爲浮議淆。不爲莠言惑。亦不難底於成。今得方伯一紙書。爲若輩樹之幟。卽執事拒而不許。若輩祇以爲此入紳士之言耳。非執事意也。有方伯在。吾何懼。從此筋弛脈懈。觸手荆榛。不第無成。將貽笑柄。故決計不俟命而輟也。總之清

丈一事。別有清糧簡法。卽不必行。更無清糧簡法。卽不得不行。斷無計較於小費。躊躇於改數而不行之理。不清丈不必問其法之善不善。旣清丈自當從其法之善。斷無舍善而從不善之理。無此詳第本所樂爲。有此詳第卽不可爲。斷無含垢忍辱而復爲之理。况立法旣定。盡人能爲。前聞執事有必辦之說。果爾。但下其法於各郡縣。勒限一年。如法辦竣。不患不效。且使人曉然於意出執事。非人所能泄。亦非人所能贊。其得力必倍。本無侯第之憂。其間也。至取決於二者。以爲可行。則首發難端。以爲不可行。則阻撓善政。其名皆不可居。非下走之所敢擅議。惟執事裁擇焉。

上林督部師書 己酉

伏遠函丈。歲星周矣。相去萬里。求一侍之緣而不可得。不能奮飛。祇增於邑。伏承鈞候萬福。政聲益遠。聞近體小極。度年來纒沐勩勞。有以致之。珍衛有方。勿藥可卜。頗聞夫子久懷遂初之志。衡諸古人。功成而退之義。誰曰不宜。惟

國步需人。巖疆寄重。

聖明在上。嚮用方殷。不宜聽夫子之去。卽夫子亦豈宜遂決然乎。桂芬服闋已逾年。初意不復出山。故應石梧宮保。惜陰書院之聘。客金陵十閱月。旣而家君意以近游而離。轉不如就養而聚。遂以冬末。決策侍奉北行。曩時俸籍已列二十有一。離此四年。退居三十有六。年來署中人眾。一切差使有求

顯志堂稿

卷五

二十

而不得者。無不求而得者。桂芬讀書有年。稍知義命。求之一字。所不能言。雖座主同縣太傅。抵京一謁後。迄今半載。不投一刺。其他可知。差試歸寓。或索詩稿。則婉詞謝之。一不以示人。亦不欲知其消息。誠以得失有數。非可以人力強也。置身人海。不殊山中。窺竊陳編。頗多暇日。惟目力漸花。記識大減。心竄形茹。頓異疇昔。年才四十。而衰荼如五六十。雖驟昇以千里之寄。已覺精力不能推行。矧其大者乎。夙夜寢興。深以草木同腐。有幸夫子當年國士之知爲懼。近接家言。吳中水災。視癸未尤甚。正誼書院不浸者半扉。城闕惟閭門無水。當事泄沓沓。不惟芻牧之是求。兩月以來。流離滿野。溝壑填委。而開賑尙俟。諷曰嗚呼。其及待邪。雖鄉曲婦孺。莫不慨然。

思夫子當日事。至形諸諺。益信德澤之入人心者深也。東南漕事。自夫子之去。蘇變端百出。鄉民折價石錢。入九千視。夫子時殆倍之。民不能堪。於是乎不得已而議減幫費。又不得已而議行海運。又不得已而議均糧戶。卒之動輒掣肘。咸歸不行。惟有增多災分。以爲出路。始則閭閻之脂膏可竭。而奸蠹之囊橐必飽。繼且

朝廷之正供可減。而丁胥之定數必盈。州縣斂怨於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避。大水以來。數郡之間。毀衙署。辱官長者比比。此非一朝夕之故矣。非大有以振刷而挽回之。更一二十年流弊。尚可問哉。夫子之惓惓於吾吳久矣。當亦爲之長太息爾。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復朱蘭坡師書

文選頭陀寺碑文。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卽行七步。說者謂依麻法推算。或得四月五日六日。皆不合八日之說。夫子命桂芬以算術推之。桂芬退卽演以今時憲及三統授時三術。皆不得八日。因考佛入中國在東漢明帝永平八年。據續漢志以三統後天待詔張盛等議行四分術。正當其時。竊意彼中別有紀年之法。如後世回回太陰年之類。非中國人所知。其始入中國。必以臺官見行之術。推算得何日。遂相沿稱之。於理爲近。爰按四分術求之。果得四月八日。似可無疑義。演草各數。繕呈鈞誦。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復許滇生師書

不待函丈者又五年於茲。遭變流離。未嘗以一紙書叩請起居。鄭生斗南來。乃蒙手翰先施。慰諭綢繆。存問周委。十讀三復。且感且慚。桂芬愚戇。無知獲罪。權要南歸之日。便擬鍵關戢影。不與外事。庚春賃一椽於鄧尉山麓。東庵之濱。移硯其地。以藏書數萬卷。自隨。避囂非避難也。初夏粵匪突至。眷屬倉猝下鄉。一肩行李而已。以故桂芬之被難。家具蕩泯。而書籍獨完。可謂奇幸。嗣是輾轉播遷。於具區左側。凡六易地。而至滬上。四孫喪其二。客春重以悼亡。肝疾屢舉。心緒益無聊賴。遂辭會帥之招。而少荃中丞來滬。復有差遣委用之命。會疾作。逡巡次且者半年。既思東南漕務積弊。桂芬三十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餘年來宏誓大願。欲效移山之愚。未嘗不欲藉手賢大吏以成之。七世叔撫吳時。功虧一篑。訖於無成。天邪人邪。至今爲恨。曾李兩公。似皆可與言者。萬一能行吾說。不特前此見忌宵小。一官蹉跌。事非無謂。而桑梓之受益不少。故以中冬移榻大營。區區苦衷。惟我夫子深知之。至桂芬引疾來。早不作重望觚稜之想。惟鰥居而後。父子相依。如次兒亦倖一第。不能不牽率北行。重侍春風中。亦未可知之事耳。

與李方赤太守書

方赤公祖閣下。比奉誨承閣下以城中失竊之案。疊出。思有以弭之。勤勤焉爲芻蕘之詢。意甚誠。芬不揣固陋。輒以禁夜行之說進。匆匆未盡所欲言。退則買權婁江。蓬窗無事。敢伸紙以畢其說。惟閣下裁之。吾吳之積習甚矣。明而動晦。而休民之常道也。吾吳不然。其起也以巳午。夕飡以二更。甚則中夜街巷行人。雖三四更不絕。城門之啟閉無時。夜過半有肩輿至者。輒列大炬數十步外。傳呼某巷某家。門卒應如響。詰旦詣其家取直。閭門一夕必得錢一二十緡。故守閭門之弁。尤爲美缺。城中柵欄不修。終夜行人往來莫問。坐是宵小竊發。肆無忌憚。報竊之案。夕或數十家。北寺一帶。夙爲丐藪。翦

顯志堂稿

卷五

三五

絡挖包搶帽之事。日不絕聞。芬以爲惟嚴夜行之禁。足以弭之。芬不敢遠引京師也。浙之杭州。同省之江甯。以與將軍同治。城門昏分而閉。民不以爲厲。今縱不能如其制。以二鼓爲率。何遽不使城內外大小街巷。凡兩歧之處。率令以徑三四寸大木編爲柵欄。令本巷更夫守之。亦以二鼓爲率。一律鎖閉。無論大小衙門。官親幕友。長隨吏役人等。不得擅啟。有公事或巡查之員。必示以符信。始許前行。至旦查明本巷無失事。乃啟柵。如是則行竊者。枝枝節節。無非羅網。往來且難。何況搬運。而謂竊賊不少。衰者無有也。先王井田之法。縱橫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處家守門戶。時其出入。謹其啟閉。所以防盜賊也。事無大小。理一而已。至於鄉鎮。寫遠間。有劫奪之案。

亦令仿此行之。盜必遇柵毀奪。則已閔動一鎮。鎮人羣集。未成而逐之。固易。已成而擒之。亦不難矣。然則民無不便乎。曰。有嫁娶也。救火也。紉兒也。夜作之工也。不知諛吉之法。重日不重時。不妨卜之於晝。救火非可詭言。聞有火則啟。火息閉如故。偶然事耳。恤孤乃仁政所先。紉兒無可緩。應令本柵夫詢明居址。名姓記之。仍伺其返。無他則已。至夜作之工。令就工所住宿。不得藉口墮業。舍是何不便之有。且夫爲一事而止辦此一事者。利猶小。爲一事而不止辦此一事者。利則大。賭博之羣聚在夜。酗酒之滋事在夜。押頭店及禁煙之交易。莫不在夜。其夜行而彼善於此者。紳富子弟及官親幕友之爲狹邪遊者耳。夜行之禁嚴。則若輩斂迹。未始非風俗人心

顯志堂稿

卷五

三五

之一。助夫。夤夜往來。非盜卽姦。亦何嫌何疑而不急爲禁止哉。昔毛河右頌湯文正公之政。曰。閭樓夜鳴瑟。游媚貴富。皆嚮晦闔外巷。私有望於繼起者矣。歸權不遠。容繼見不宣。此書作於己亥之秋。太守得書。遂嚴夜行之禁。卽用書中語。出示太守之虛懷。若此。柵欄一節。以議費未果。越二年辛丑。逆夷內逼。始議修柵。如書中言。丙午夏銜恤歸里見之爲之慨然。自記。

與張詩舫尚書書

昨寺僧言英夷旦夕來假館促移寓第雲鶴閒蹤家具少於  
車何憚一遷徙之煩亦無費焉且計屋付值與寺僧無德不  
必爲作說客惟竊以爲子城之側非他族所宜處又彼夷習  
天主教丈六金身疾之如寇讐寺殿供奉諸佛神像一作牟  
牢羊圈損及莊嚴未必非意中事弟相依逾歲於龍象不爲  
無緣既有所見用敢言之執事爲萬一護持之望乞與韞卿  
京兆熟思而審處之前一節爲龍王堂作說客後一節并不  
獨爲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與張詩舫尚書書

與當事論捐辦防堵書

竊謂捐辦防堵與捐賑不同。放賑若干。有一定之期。防堵則賊一日不平。防卽一日不撤。募捐之法。宜常不宜暫。宜零不宜整。宜先定各捐戶。每日若干文。一月一支。至撤防日止。始可一勞永逸。此不同一也。捐賑必甚有力者始可爲之。小康之戶無與也。防堵則苟有身家。卽應保衛。凡百產業。凡百貿易。似無一項不在應捐之列。廣有田房者。固宜捐。稍有衣食者。亦宜捐。與捐之類。必應廣。所捐之數。不妨少。此不同二也。捐賑多一文。卽貧民多一文之食。雖有冒濫。實惠亦十得六七。至防堵而捐錢太多。取之則逆水行舟。用之則乘風揚土。事甚無謂。且益爲出錢者所藉口。此不同三也。鄙意以圖捐

顯志堂稿

卷五

三七

爲主。卽入勸募於稽查保甲之中。多其途以集之。少其數以卹之。分其期以紓之。定其式以均之。各圖中舉一公正紳耆。生員爲圖董。開列本圖爲巷若干。爲戶若干。某戶某業。屋幾椽。上下幾人。務極詳盡。卽其家之貧富。可得大略。如遇店鋪。則視坐落之苑枯。生意之大小。以爲等差。大抵以房租三四日之數爲率。店主房主各出其半。房租以一年計之。卽與一月之數不遠。如二三月卽停爲數。便無幾。已產則以鄰居爲準。不得減半。各典則城內外一律定爲每日若干文。別有房主者。則量增房租。亦以鄰居爲準。有兩宅者。分持有宅有業者。業與宅分。捐宅須保衛業。亦須保衛人。無辭也。一圖彙爲一冊。送局總核數。不如法者。駁正之。乃統計城內外共數。其本圖捐數用數相當者。無庸挹注。

外有餘則歸諸局。不足則資諸局。或令有餘之圖兼轄不足之圖。惟不足之圖。必人煙寥寂之區。恐其藏匿奸宄。巡查更不可不嚴。而經費卻不可過減。宜嚴核其數。以杜濫支之弊。每圖仍以捐數用數。或歸局領局之數。榜之通衢。令人人其見。以示大公。若是者。出既易為功用。非難為繼。亦以地力略盡。尚非竭澤而漁。斯亦折衷之道矣。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與曾揆帥書

違侍十餘年。世變一至於是。而執事以經術理學文章之業。從容指揮。撥亂世反之正。將躋

國家於中興之盛。誠不欲以三代下期執事。而有鬲伊陟臣。扈巫咸之屬。政績無可考。獨傳巖以典學成相業。佐高宗服。鬼方。朝重譯。厥勳爛焉。亦越成周。則召穆公其人乎。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是求。箋言於江漢水上命將帥。遣士眾。使循流而下。來求淮夷所處也。又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箋言至於南海而功大成。當時所謂南海。蓋今江浙地。越世家所謂濱於江南海上者。是句吳於越之名。特其自號。不通上國。故但曰南海。宋洪邁以吳越爲東海。閩粵爲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南海。則後世語也。執事發迹兩楚。東征之師。將達海上。正與之合。又穆公嘗諫止謗。在內爲直臣。在外爲勳臣。尤前後如一轍。詩又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序亦謂穆公詩。則又江南北億萬戶。所望於執事者矣。晚通籍之初。亦冀尺寸建白。不欲以等儕自居。咸豐之初。潘文兩相國。將以講官薦事。不果行。晚尋以憂歸。會軍興。與團練之役。許洵臣前輩撫吳。屬以大小戶均賦事。晚任之力。州縣遷怒於某大戶之族。無何某當路。遂中蜚語。窮治無所得。猶以回京失期。開缺需次。年餘得肝腸上升之疾。乃歸。疾或間月作。或月間作。作則耳不聰。目不明。百事俱廢。今年才五十。有四鬢斑。鬢白。精神記識。減曩時十之七。頹然如七十。韋世康云。

霜早梧楸。風先蒲柳。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竊自念腳躡手板。則夙願不及。抽毫進牘。則目力不勝。內外無一可出山之志。長此已矣。日者錢戶部李中丞先後述執事招致之意。良厚極。思借階前尺地。一吐胸中所欲言。訖以疾未及赴。比中丞復登之薦章。且優之以不令遠行。不與專責。所以慰勉衰孱者甚至。而復場生於項懼。又成籩篚不能俯之疾。纏綿藥裹。兩月餘矣。少差當就營。背秋涉冬。體中可支。伺飛輪之使。上謁麾下。固所願也。長夏養痾。檢校切餘舊稿。將拙議四十首繕成兩帙。郵呈是正。籌筆餘閒。撫覽及之。如不以為巨謬。敢乞賜之弁言。託青雲而顯附驥尾。而彰榮幸多矣。方今

兩宮堯舜。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朝局清明。願執事遂成大勳。軼周宣而媿唐虞。菰蘆退土。敢以一瓣心香為左右虔祝。至江漢末章。所謂桓桓圭瓚者。不足為執事頌也。

維揚道中順寓數行。度早塵覽。伏承台候萬安。宜春多吉。如  
頌晚臘初登。車積潦新澗。黃塵不興。復無朔風雨雪之阻。奉  
籃輿安穩。抵京卸裝會館。不日儼屋移居。可以告慰。前遇石  
梧前輩舟於寶應道中。談及都門方爲折漕之議。移浮收作  
正供。頗承虛懷延訪。晚力言其不可行。甚以爲然。顧猶冀廷  
臣或有爭之者。泊抵此數日。聞遂定議。自主議數公外。多知  
其不便而不能言。惟牲舫前輩手增損會議中字句。使之渾  
融而已。竊謂此卽耗羨歸公之舊法。而浮收之耗羨。與他耗  
羨有間。他耗羨爲有定之數。歸公與否。一舉手間耳。浮收則  
無定。不特各直省之數不同。卽同一省而各郡縣之數不同。

同一縣而諸色人等之數不同。以吾鄉言之。大小戶數既不  
同。大戶中數亦不同。卽小戶中數又絕不同。大抵最多者輸  
錢。直三四石當一石。稍少者輸米。二石有半當一石。更少者  
若元和之章練塘等。二石當一石。州縣隨地隨時。可進可退。  
或得或失。事畢而統其大。凡裒多益寡。始有此羨餘之數。故  
浮收之數。卽石四兩有餘。而可幸暫安。正供之數。卽石三兩  
不足。而亦難無事。浮收之盈。大戶難而小戶易。正供之盈。大  
戶易而小戶難。難在大戶者。糾訟挾制其患。小難在小戶者。  
擾勘棘矜其患。大蘇松重賦。沿官田租額爲糧額。故常六七  
倍於同省。一二十倍於他省。此時議折。意在多多益善。自不  
能如周文襄之金花銀一兩準米四石。及雍正間奏准之。每

米一石徵銀一兩。聞依漕尾例價。每石銀二兩四錢之數。猶以爲不足。有二兩八錢之說。是米二石有餘之平價也。夫天下莫重之賦。方人人有希恩望澤。一朝量減之心。乃非惟不之減。且驟舉一二十倍者。而更三四十倍之也。句容徵糧。民間自守相沿一定之錢數。銀價倍長而不增。增卽滋事。歷有舊案。今議若僅行之民。馴之縣而不行之民。悍之縣。茹柔吐剛。無此政體。一律行之。變可立待。至江蘇非產銀之區。蘇州上海而外。鄉縣皆用洋錢。持銀入市無問者。每繳錢糧。各縣齋錢至蘇市。易銀交藩庫。越日兵餉發而銀仍入市。市中流轉止一二十萬金。鴉片煙則各處載元寶來購當別論裕靖節之權蘇藩也。起奏銷期盡六月。縣遣候補一人監之。逾期卽以其人代。州縣

顯志堂稿

卷五

驚懼爭趨之。數日間銀價驟貴至二三百錢。是役也。四郡積虧暗增二三十萬。靖節尋亦悔之。若行折漕。則銀且數百萬。哀聚更多。騰踊必更甚。銀日求日貴。米日棄日賤。以米準銀。數益懸絕。民困而官與之俱困。此必然之勢。何以善其後。以鄙見揆之。實不可行。比來京朝官有問訊者。晚告以江南有執事與石梧前輩。在事必不行。願操左券。旣明知執事之必不行。而輒爲此喋喋者。亦知無不言之意云爾。石梧前輩處亦附一函如右。聞義壩已塞。積水就平。江北整鴻。尙資安輯。諸仗紆籌。勞勩可想。祇請台安。不具。

蘇省漕務。至去年亦殆哉岌岌矣。近歲已來折價合米價直以三四石當一石。刑驅勢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粵匪內犯。民心稍稍動矣。卽如去年。吾蘇屬江震二邑。佃戶齊心不還租。官無如之何。糧戶大半不納賦。官仍無如之何。松郡尤甚。青浦首倡聚眾拒捕。毆官南匯倉寓爲民所火。官僅以身免。華亭錢漕家丁下鄉。鄉民積薪繞船四周。逼令縣差舉火。頃刻而燼。灰流無蹤。今上海又有折毀公廨之事。孟子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之謂也將繩之以法乎。是速之反也。將置之不問乎。是教之抗也。二者無一可加以寇在於垣。警報迭至。大憲懼州縣之滋事。知催科之不效。遂有展緩上

顯志堂稿

卷五

三五

忙之請。以冀目前無事而終非了局也。杞人之憂方惴惴焉。忽聞執事奏准歸局捐輸。抵完上忙。始知裕

國便民。以取爲與。未嘗無善術也。蘇屬勸捐三月之久。僅得銀二十餘萬兩。卽竟是役。四郡不過四五十萬止矣。考蘇松常太四屬上忙錢糧。爲數不下八九十萬兩。此本年除災緩外應徵之數

若果行此。卽十得八九。一兩月間數十萬金可坐而致也。籌餉之捷。無逾於此。向來各屬錢糧折價約每錢二百九十文。內外今歸局捐輸。卽使量增雜費。不過加一。計每錢二百二

十文而止。人情不甚相遠。願早二三月而出錢二百二十乎。願遲二三月而出錢二百九十乎。二百九十就常數而言。若時日稍遲。發票拘戶。則船

錢飯錢惟所需。或遇丁書易人卽如數重繳。實出兩倍。不待智者而辨焉。特恐阻撓過

眾終於不行耳。大氏此法一行大利於

國。小利於百姓。小不利於慣欠之紳衿。大不利於分餘之州縣。及受規之官幕。自糧道本郡以及署幕向有忙規松屬之數尤鉅。尤大不利於多

方中飽之丁書差役。何以言之。妖氛未殄。設更有青浦等縣之事。小則糜餉。大則從賊。皆國家之害。此法行而一切可弭。

故曰大利。民間向出十文者。今出六七文。故曰小利。平民踴躍爭先。則慣欠之紳衿。相形之下。不能過遲。故曰小不利。漕

利歸於州縣者十二三。歸於丁胥吏役者十七八。此法行而一掃空之。故曰大不利。州縣卽願之。丁胥其願之乎。今其言

曰。此例一開。將來二百九十文之數。不可復徵。是數十年已固之藩籬。一旦而毀之也。其不便一也。此次踴躍輸將。適以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形前此後。此徵收之緹。爲上司所藉口。其不便二也。儘徵儘解。無可挪移。其不便三也。其阻撓之法。亦有三。昌言緩徵。有詔難以沮格。一法也。紳董有賓師之道。未可責以吏事。二法也。定議定力。不造串。不給串。逡巡而秋期已屆。啟徵如故。三法也。執事痼瘕在抱。誠欲繼睢州桂林之業。自非風行雷厲。恐無以溥實惠而挽頽風。謹擬增入章程兩條。一給串宜速也。丁書向以串爲奇貨。雖交銀亦不遽給。此時銀由抵劃。無耗可圖。銀已歸官。無弊可作。斷無反肯給串之理。倘如憲札事竣。由局造冊。送縣給串。是永無得串之日。如必得串。費必數倍。百姓知之。孰矣。雖至愚亦不入其彀。當此官民不信之時。自非銀串兩交。斷不能辦。應勒限州縣派書造串。送局一

面局董收銀給票一面縣書憑票給串隨收隨給勿踰本  
一限期宜準也胥役旣不樂從曉諭必不肯徧且希冀轉瞬  
秋後便可自行開徵今卽不能先行給發易知單亦必先期  
協董徧出傳單窮鄉僻壤咸使聞知限兩月爲期指局將串  
還縣之後仍由州縣催徵一面札諭州縣此事已會星使奏  
定萬無沮格不行之理如造串稽遲秋後已屆仍須送局兩  
月之後方准州縣自徵而稽遲之員必以貽誤軍需論罪不  
貸則州縣之望絕矣伏祈台鑒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來書過承獎借。以桂芬前書猶涉漕務。請誦下問疑義。相析實事求是。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得賢大吏如此。江南億萬戶之福也。桂芬雖曹焉無知。曷敢稍存忌諱。以負虛懷。蘇松漕務。至今日不可問矣。向來州縣匿荒。不貼贍黃。此古之道也。今則贍黃高擲。拘甲戶則曰乙丙荒。而汝則否。拘乙丙亦如之。向來開倉多派丁壯守護。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則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籌計數。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約至卽一石變為六斗止兩次七折八折三四五斗而淋火踢斛捉豬倉役格外任取米數糶入倉鄉民拒之聲如豬故曰捉豬樣盤米貼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費卽講貼米等猶在其外。又有水腳費定例每石五十二文今或三四倍花戶費驗米費灰印費篩扇費厥門費厥差費

顯志堂稿

卷五

合計約米直一二斗。總須二石五六斗。當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徵米一石。當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間。何以遽增至此。然比之勒索。猶為懸絕矣。向來刁生劣監。包完倉糧。此古之道也。今則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監包欠。而且丁胥差役無不包欠。向來州縣辦漕。為一勞心勞力之事。今則大概由丁胥包辦。卽不包辦。亦止政由雷氏。祭則寡人。今日發串若干。惟其所取。明日收銀若干。惟其所與。今日比某差。明日拘某戶。今日具某稟。明日出某示。惟其所使。州縣頰首聽命。雖上司有所不畏矣。向來辦災若干分。卽徵銀米若干分。今則年年辦災。年年倒箱。將串全數發出催徵。能徵若干。惟力是視。但以疲戶不完者入災分。不謂之倒箱。

復論分數矣。向來已完數若干。已掣串若干。有堂簿可考。今則不設堂簿。實徵數目。惟一二丁皆知之。雖本官不與聞矣。向來開倉之前。散給易知單。憑單完糧。原所以稽查舛誤。今則易知單特爲糧書需索舞弊之符。或索錢每畝百文數百文。或竟不給。蓋不給則不能自完。必由糧書代完。或代完米而令償五兩之長價。或代完銀而令償漫無限制之長價。間有米三合而取錢百文者。甚或包令不完矣。向來銀米既交。不過數日後給串。今則有先借銀而數月後得串者。亦有繳銀而終不得串者。更有已借已繳之後。官忽易一丁書。前銀概不承認。逼令重繳者。更有慣欠之戶。本不欲得串。但於追呼之頃。付銀十之一二。以幸無事。丁書等亦利其爲額外之

顯志堂稿

卷五

三

獲而歲以爲常者。此中句稽之數。雖神仙不可測識。前書所

謂利歸州縣十二三。利歸丁胥差役十七八。

每辦一漕以中數言之。門丁漕

書各得萬金。書夥以十數。共二三萬金。糧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萬金。糧書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萬金。受規上下諸色人等在外。此其大較也。前見伯厚前

民膏安得不竭。國課安得不虧。輩有平徵平解之議。又述執事書有曰。不奉法者。經徵官軍

法從事。督徵官屏之遠方。得古人用重典之意。居今日而言

整頓。誠非此不可。惟是用刑宜峻。而立法宜寬。江蘇州縣自

然之利甚少。非如他省有落地稅等之入。如錢漕絕無盈餘。

實不足以贍公私之用。平徵平解。斷不能行。爲今之計。既不

能損上以益下。復不能損下以益上。惟有損中飽以益上。下

以全縣萬戶之眾。詎不能供億一縣主。持不宜聚丁胥以下



再啟者蘇城官募糧船水手及廣勇二種頗爲民害而廣勇尤甚輒以與賊同鄉一氣恫喝鄉愚巢窟在閭門外一帶製成火黃旗及大鎗揚言有此則賊來不殺索價百洋富戶有購之者居心叵測道路以目近復手持各衙門製造刀鎗到處殺人劫物有爲鄉民拏獲送官者官不得已梟示五人越數日其黨取其首公然衣冠斂之官不過問訛言四起不第患其賊來而內應直患其賊未來而遙應稍有知識無不寒心某等深知廣勇之凶惡此等係上海保送煙土之人實凶惡中之尤桑梓見聞較切曾於未募之先力言於藩臬二君嗣以蘇民脆弱無人應募問有無識之人或言廣勇壯健可

用遂爾招募多人此時當事未嘗不知未嘗不悔而忽招忽麾亦屬爲難惟閣下鋒車初莅雷厲風行且能洞照一切務懇飛檄吾郡以上海海口緊要爲名飭令星速全數遣還上海無許一名逗遛仍舊給發口糧或上海籌款或仍歸蘇局俾不致陽奉陰違爲害更甚上海同屬王士同屬子民而若輩相習已久民情較悍不致兇懼又有吳觀察尙能駕馭不致如蘇垣之聽客所爲倘荷施行以免蘇城旦夕意外非常之變吳民幸甚頃又在局見探報知賊踪北抵黃河同人聚論或以決隄爲患某等因思我兵與賊同在隄下則決隄之害彼此同之固無足慮或又以賊登南隄而炮轟北隄爲患不知北隄旣決河北被水野無可掠且決流在前追兵在後

非賊之利也。所可患者，我兵躡賊之後，而賊驟登下游隄上，卻於上游決河，使追兵被淹。賊即於斷流處北渡，萬一有此關係，非小閣下洞曉機宜，自必早爲計及。而某等獻曝之誠，知無不言，亦有不能自己者。尚祈與河上諸公秘密商防爲感。

顯志堂稿

卷五

與吉撫部書

遠林孝廉旋里述執事明諭將以楞香副憲及賤名專疏敘勞副憲例不邀敘某內則講讀外則道府聽所自擇濡毫以待密啟無遲云云某何人斯獲與此數此蓋大君子一藝必庸小善必錄之盛心而自不肖者得之乃循省涯分而直無以自處焉惟有戰兢慚悚於無窮而已至某等皆樞要所不喜執事顯與立異毅然不爲所撓辱斯其居心雖古大臣何以加之感戴之餘尤深欽佩惟是賞從其重者大吏鼓舞之微權也而量而後進者鄙人出處之大節也以某揆之有不可敘者五不願敘者二而又有不敘而不啻其敘者一敢爲執事陳之將敘勸捐邪凡在鄰里鄉黨罔非兄弟甥舅減彼顯志堂稿

卷五

聖

之財增己之秩於情安乎其不可一也將敘團練邪倣郡風氣柔弱習與性成某等奉

詔以來三年於茲雖備用其訓練申警之方迄未改其荼靡隋窳之習萬一有警斷不足恃不遑引咎詎敢計功其不可二也將謂省垣安堵邪蘇州南北距賊恒二三百里大軍保障其南向營屏蔽其北高枕而臥何功足錄其不可三也孝廉述執事之言曰上海之不滋蔓在早復青浦青浦之早復在某等所募撫勇之力上海之復亦撫勇功最且兩年中土飽馬騰支應不匱亦有微勞此特執事歸功之說夫論軍功者其上運籌帷幄其次躬冒矢石若峙芻蕘鍛戈矛皆下焉者也其不可四也孝廉又云癸丑三月之事若無副憲與某

不特省垣蒙垢亦且辱國宜上聞以旌此兩人間之不勝駭汗此事特一二市儈所爲間及搢紳名氏半出假借據實言之必興大獄且恐難成信讞若隱約其詞萬一

聖天子震電含怒詰責主名爲事更大某兩人雖矚然不汗亦將坐不能舉發之咎尤不願執事之爲之也其不可五也至於某自知無外任之才前在都門保送御史史館總纂一切辭之近復蒲柳早衰藥石不輟無叔夜七不堪之傲有康節四不出之疾簿書鞅掌所不能任此不願外敘者一也本署遷擢計資者半大考前列者半至軍功議敘二百年來所未有驟創其名必且駭人觀聽徐考其實更恐滋人疵議或者不察濫列知兵將令駕輕就熟旣挾持之無其實隕越之顯志堂稿

卷五

五

堪虞此不願內敘者又一也惟某奉

詔團練在服闋之先衡諸吏例此時北行本非所禁祇以執事與洵臣撫部先後挽留遂爾感激馳驅遷延濡滯瞬息之間又逾三載中屢陳辭未承聽允今者賴執事之力掃蕩海隅賊氛較遠似可聽某回京供職某科旣甚深資非甚淺回京之後坊局一階期亦不遠此則所謂不敘而不啻其敘者又一也以上情事一一皆肺腑中語恃執事知我且曩嘗聞執事推誠相與言無不盡之教用敢披肝瀝膽而出之惟執事鑒其至誠俯如所請幸甚

昨奉塵教辱承執事虛懷大度勤勤焉爲芻蕘之詢具見執事容保爲懷廓然有古大臣風非尋常所可跋及曷勝欽佩尋具公牒一扣亮邀清電承諭一切利弊有公牒所不能盡者續以函陳用敢爲執事畢其說竊謂倍征無藝他省尚不可何況江蘇以江蘇淨糧最重也平時尙不可何況有事以有事民心易動也有事固不可有事而遇旱蝗相繼如今歲則尤不可兵荒交迫民不聊生血杖淋漓敲骨吸髓小則轉於溝壑不忍言矣大則鉅而走險尤不忍言矣今日漕弊不外兩端一在長價一在注荒大戶旣出短價又能注荒是再益也小戶旣出長價又不能注荒是再損也去長價之弊曰

顯志堂稿

卷五

四三

均賦除注荒之弊曰均荒固宜同時並舉庶可弊絕風清顧或者謂江蘇州縣無地稅派徭之事不能不於漕務中與以出路則於二者先行其一雖非除惡務盡之道尙不乖於變法以漸之說因思均荒而不均賦厥弊四短者必加短一也長者必加長二也全荒亦須完糧三也欠戶勢且益衆四也均賦而不均荒厥弊二大戶必更少完一也小戶必致全完二也兩者相形似以先行均賦流弊較少而又名正言順也前牒中專言均賦而於注荒不及一字蓋行其二與行其一待執事之爲之矣而特不可一不行也一不行常年之弊已衆著本年之弊更難言前癸丑年亦嘗折充軍餉每石銀一兩四錢辛是年喬鶴儕太守與桂芬公議折價大小戶一律

四千。彼時銀價每兩二千餘文。解銀外所餘無多。不致流弊。若本年而聽其自然。仍如歷年完米石加一兩石。完折石錢八九千。皆合銀五兩。州縣所餘之利不可億計。其中官得十之一二。丁胥以下千百虎狼。瓜剖而豆分之。各有千百之潤。若輩經此大獲。後將求繼。口腹既大。屬屨更難。諺云。一次情。下次例。竊恐變本加厲。東南糜爛。將自本年始。而執事適當其任。竊爲執事不取也。執事爲楚北循吏。仁心仁聞。遠邇共知。謂執事愛吳民。庸不如愛楚民乎。用是延頸企踵。以待執事。且待執事之卽。眞非面諛也。紳士同此數人。何不請於前撫軍。何不請於今漕帥。是其明證。執事不來。固不敢請。執事來而事勢未如本年之甚。猶將請之。况適值本年乎。明史載

顯志堂稿

卷五

四

周文襄撫江南。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乃創爲平米法。出耗必均。又通志載景泰間。陳泰撫應天時。富室田多。輕額而重者多在貧。下泰均之。令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額。澤均而賦不損。上下便之。是前事之師也。有此一舉。積年弊竇。一旦廓清。江南億萬生靈再生之機。皆仁人之賜。執事政績。軼侯官而媲睢陽。固不待言。藩臬府縣諸公。無不附青雲而顯於某等。無與也。或冀郡邑志乘。私家傳記。謂是役也。某某與有贊助之力。其榮多矣。執事不能任。並世誰能任之者。喁喁赤子。翳誰是望。執事其能忍然乎。夫哀小戶而益大戶。小戶之利。而大戶之不利也。某等亦列於大戶。顯然損己利人。而曉曉焉爲此瀆請。

者誠體執事愛民之心。愴然於閭里編氓之罹於水火。不忍獨受其利而已。夫損己利人之事。宜非盡人所願。爲今執事有眾議。未必僉同之說。當有所指。牒中乎。牒外乎。某等亦不必知其名氏。執事固不以願爲損己利人之事爲非。而以不願爲損己利人之事爲是也。宜問是非。不宜問同異。願執事之無聽之也。曾綬曾璋。憶昔年先文恭公在京邸時。以桂芬。猶知漕務。嘗與商變通均賦之法。桂芬以當時幫費過重。辦公爲難。未有以對。今者幫費去而浮數如故。節省免而浮數又如故。海運經費遞減。甚至動支漕項。不惜減損帑藏。體卹州縣。而浮數汜如故。州縣出數年少一年。州縣入數年多一年。財盡民窮。伊於何底。適聞今茲折餉之事。若不及此整頓。

顯志堂稿

卷五

呈

貽害更鉅。不得已而爲是請。猶是庭聞師訓也。願邀福於執事。適觀厥成。以遂文恭公未竟之志。而曾綬二三昆季感激涕零。更出尋常萬萬矣。再州縣動以起運津貼爲說。不知其中大有區別。白糧最重石銀二兩。糙糧半之。兵米運費無幾。行月平價論折恤。孤多用次米。至糴變之米。旣經刪除。卽無須分文顆粒。不得概以糙白糧爲藉口。而徵之於民。固一石自一石。牒中通盤牽算四字。重言申明者。以此。至本年有折餉之歛。更無須貼錢。不可爲例。前論逐款細核。幸飭各州縣將本年起運糙白各若干。留備營米若干。節省及兵行月卹各若干。開具清摺。爲執事持籌計之。卽可了然。癸丑年喬太守與諸紳會議。均價四千之日。長洲向公柏齡護持藩籬。不

遺餘力。桂芬爲言。諸帳俱在。足敷辦公。卽與君訟之。刑部堂  
吾官可去。吾算不可易。向公默然而罷。今猶昔也。嫌怨二者  
非。桂芬曾綬等之所畏矣。郡志載尹文端公撫吳。禁收漕官  
吏陋規浮費。每石加費六分。以三分給旗丁。三分給州縣。卽  
是此法。今殆十倍過之。而州縣又以爲不足。今古人不相及。  
豈不遠哉。所謂公牘不能盡者。大略如右。惟執事採擇焉。

顯志堂稿

卷五

吳

復潘少宰書

手教敬悉承示書合葬一節考黃氏金石要例以爲起於王  
慎中自唐至元無書暨配某氏者堯峰文集有與某書意略  
同徐氏讀禮通考近王惕甫碑板廣例皆歷舉唐人合葬雙  
標之文以糾黃汪之疎是從俗雙標未爲無本而施諸宰相  
大臣雖明人集中亦未之見鄙意終不欲襲之也昌黎集中  
合葬之誌不可枚舉文內詳述夫人事實而題則不列黃氏  
說楊炯文未及昌黎元少尹房君誌云公之喪自興元至夫人之喪  
自江陵至遂以某月日合葬雖同時合葬而題仍不列蓋合  
葬不雙標自是正例而葬之同時不同時並不論也若依俗  
例卽非同時合葬亦必雙標今文恭公誌應兩夫人並列方

顯志堂稿

卷五

四七

爲諸俗否則恐尚有議之者不如竟從興元篇爲是與其从  
俗而爲人議不如从古而爲人議也惟執事教之

與友人書

比奉手翰。過承獎飾。萬不敢當。此時某方負疚之不暇。何功可言。至謂三分之一。宜普減。不宜遞減。謂某附和方伯。則不能無辨。大抵宜遞減之說有三。一曰論理。蘇省賦額輕重。不論肥磽。而以各縣舊時官田之多少爲差。郡縣志載之詳。而又詳。曹愷堂云。蘇松田肥。常鎮田瘠。此不讀書之謬論也。且無錫膏腴。惟常昭可比肩。迥非各處所及。道路皆知。則曹君又不但不讀書矣。明建文詔略云。各省畝稅。有輕至數勺者。江蘇亦有輕至數合者。獨蘇松畝稅數斗。百姓苦之。夫畝收以一石爲中數。準古什一之義。畝稅一斗不爲少。嗣今一斗以上浮糧皆除之。此非興朝事。不欲援引。而其理不可易也。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乘此

殊恩大沛之時。乃泥於三分減一之部文。令蘇省仍有畝稅一斗三四升之縣。有明秕政。除之不盡。似可不必。此論理之宜遞減也。一曰論事。減賦不獨利民生。亦以利

國計。何則。民力旣紓。則辦公自易也。向來嘉寶川沙額稅較輕之處。辦漕獨易。今又減三之一。則易者更易。徒令缺分增。肥吏役益飽。是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元江震等處減三之一。尙餘一斗三四升。則難者仍難。於事無濟。龍子所謂算取取盈之說。其弊正同。此論事之宜遞減也。一曰例案。周况減賦之案。有一斗以上四斗以上之別。原因本數懸殊。故爲此裒益之法。至今傳爲善政。不聞有非之者。今之懸殊猶昔。

也獨以遞減爲非耶

先朝特詔減銀亦蘇多松少卽二三十年災緩分數無不重  
額州縣多輕額州縣少皆不聞有畫一之說是論例案之宜  
遞減也至爲普減之說者大指亦有二一曰立法簡明胥吏  
無從上下其手此似是而非之論某縣應減若干成此非胥  
吏所能主既定若干成之後不得不授權胥吏此亦與普減  
同病蓋上下其手總在上中下則之分而不在每縣總數也  
一曰旣須合本縣若干成之數又須合通屬合三分之一之  
數畸零繇瑣小民難曉此說爲近之然如顧子山觀察所議  
一斗以上減爲一斗一斗以下減去一成旣簡且賅何嘗不  
婦孺皆知也某於故樞相某尙不附和致開罪而不惜豈肯  
附和方伯然亦不能違心而與之立異也幸知已諒之

顯志堂稿

卷五

承示大箸言貢助徹改數不改地自是確義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三寸二分雖算數譌舛不合亦不知所謂古者何代今者何時要爲古今步法無一定之證步法旣無定卽畝法隨之而變卓見極是惟蒙竊有獻疑者孟子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王制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語正同顧考之經傳相去有懸絕者禹貢紀五服皋陶謨曰邛成五服至於五千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是爲方萬里得方千里者百也周禮職方氏九顯志堂稿

卷五

五

服鄭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合之要服之外亦爲方萬里得方千里者百也國策蘇秦之說六國於齊曰地方二千里吳師道補注云史三千里今史記蘇秦傳亦作二千里於楚曰地方五千里於趙曰地方三千里史記二於魏曰地方千里於韓曰地方千里史記九於燕曰地方二千里張儀曰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范曄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本書又言今魯方百里者五辯皆與齊地千里之說不合果如孟子之說步百爲畝三百步爲里王制方百里者周尺一尺當今工部尺六寸六分以六尺四寸爲步計之得一步爲今尺四尺二寸二分有奇一里爲今尺一千二百六十七尺有

奇於今里法爲一百與八十八之比例是所謂方千里者尤直今之縱橫二千六百四十里耳。有是理乎。以今地證之。西自東昌。東至萊州。盡海一千數百里。北自蒲臺。南至蒙陰。亦五百里。皆齊境也。謂之地方千里。豈自來沿革之表皆不可據乎。且禹貢職方。又何以云然。或亦尺法步法不同之故。還質高明。何以定之。

顯志堂稿

卷五

蒙讀書爲文三四十年所作實不少而才力茶靡不能振天實限之亦何敢侈口論文顧獨不信義法之說竊謂文者所以載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卽無不可著之於文有能理而董之闡而明之探其奧蹟發其精英斯謂之佳文故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据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文之佳者隨其平奇濃淡短長高下而無不佳自然有節奏有步驟反正相得左右咸宜不煩繩削而自合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反是言之魏叔子爲昭代名家而序梅氏歷算全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書不知所云梅伯言亦近時能手而序郝氏爾雅義疏開口便錯無他強以所不知困於所不能也以彼其文豈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佳乎否乎惟碑版之作前賢成式具在身處後代不宜侷規矩而改錯故金石不妨言例而他文不可言義法於乎詰經者以例說春秋而春秋晦必非游夏一堂之論也爲政者以例治天下而天下亂必非唐虞三代之法也操觚者以義法爲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兩漢之作也譬論如是藉求是正如有以發我矇固所願聞耳執事躬儀勸

勸王路馳驅際茲

國步艱難方當撥亂反正別有經天緯地之大文爲同譜光榮又豈僅區區翰墨爲勳績邪

致姚衡堂書

清丈之爲弊。數前人備言之。安石方田固已。明張江陵清糧時。士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止餘滄海其青天。世間安得閒洲清。寄語沙鷗莫浪眠。其繹騷可想。然亦有行之無弊者。子產伍田疇。孟子正經界。不必言。朱文公之於漳州。海剛峰之於瓊山。

國初李公敬修之於我長洲。至今猶稱之。然則清丈非必弊。亦視行之何如耳。顧從前之所謂清丈。雖有弊有不弊。而某固不敢任之也。朱子經界無可考。剛峰之法。令民以灰畫地。六尺爲一眼。卽一步。當時便以爲癡算。後人又有創棕網之法。一格爲一步。亦癡算之類也。李公魚鱗冊。方向之不分長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短之不別。有并零爲整之數。無由整化零之法。清而不清者。也大氏古人無真知清丈之法者。故地理無準圖。土田無實數。行清丈則耳目寄之胥吏。期會及於業佃。證佐又旁推之里書糧長。而百弊叢生矣。昔年李申耆先生爲某言。前宰鳳臺。欲清丈而不得其法。近始知用羅經之法。以不及用爲憾。某法蓋受之申翁。繼又殫心竭慮。變通之使加精焉。可謂創前之所未有。此有利無弊之清丈。非猶夫從古一切之清丈也。約而言之。有七利焉。按田科糧。而有田無糧。田多糧少之弊。絕利一。荒區廢塚。概予豁除。而有糧無田。糧多田少之弊。絕利二。高低眾著。科則至公。無從上下其手。利三。實田實戶。實糧。飛洒難施。詭寄易辨。利四。土田爭訟。按圖可斷。不待履

勘利五。高下有度。旱潦易稽。利六。高亢者尋屏水之源。低窪者籌築隄之法。按圖易曉。水利可興。利七。及今行之。更有一利。此法行之平時。免糧之額。彌補綦難。增糧之戶。怨咨必作。今適值

恩旨減賦之時。不特免者無迹。卽增者亦終於有減。無增不爲民厲。此又千載一逢之機會。於此舉尤宜者也。至近代論清丈之害者。無慮十數家。莫切於楊氏自西之疏。陸氏桴亭之論。以今法核之。楊疏言七害。一僉報之害。今由局自丈。自繪不關業佃。無所謂僉報。二供給之害。今經費限以每畝四十文。無所謂供給。三造冊之害。今總在四十文之中。無所謂造冊。四差役之害。今一切由局經理。無所謂差役。五弓式之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害。今局董自袖一輒步弓。無所謂弓式。六比較之害。今圖成而事戩。無所謂圖長比較。七覆丈之害。今一丈無不準。無所謂本官覆丈。陸論言四弊。一縣官無才。今不問縣官。二吏胥作弊。今不關吏胥。三豪強橫肆。四小民好欺。今憑田得數。無可增損。橫肆奸欺。技無所施。而陸氏論未則云。惟立大小標準之法。簡明無弊。陸氏不知用羅經之法。而此一語先得我心。此法若行。起陸氏於九泉。當亦撫掌稱快矣。是議爲某四十議之一。姑妄言之。衰病之軀。懼於從事實能言而不能行。

陳子晉茂才精通算術。謂確有把握。遂有試行之議。某則終恐其不能成。蓋未有能成而反以爲弊者。聞貴郡官紳不甚謂然。無藩屬某赴郡面論。以釋所疑。某已許爲一行。旣而思

之成之於某何加不成於某何損何必觸暑襪以冀必行  
故趨趨者月餘特先將章程寄上但細審規條便知此之清  
丈有利無弊並乞傳觀諸君子或習聞從古一切之清丈而  
不知今之清丈耳知之度可釋然如有發我矇者固所願聞  
也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致李伯相書

再桂芬年來病邁久不問時事前月偶見邸鈔有黃河挽復故道之議不覺前此熱腸怛怛一動爲之長太息者累日繼又聞

朝廷已以此事付執事則又忻然喜不憚力疾探觚縷陳管見惟執事鑒之竊惟創爲此議者必誤會一復故道卽可復河運不知故道卽復河運仍不可復且故道亦不可復何言乎故道不可復也試以徵今言之桂芬兩經齊河所見之河居然由地中之水也水漲時卽有漫灘亦由地上行之水也至如淮徐故道河身高於平地二三丈兩隄架乎其巔合之高四五丈是由城上行之水也無端以由地中之水忽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欲載諸四五丈高城之上果何理也此一流覽而知其不可者也以考古言之自來論治河者無慮數十家惟紹聖諸臣及金元主東流餘無不主北流者近人如顧亭林胡拙明錢竹汀孫淵如諸人皆是猶曰書生紙上空談也至如孫文定裘文達皆任事名臣亦有復千乘故道之議且其時河未必能北流尙將挽使北流今河方北流轉欲挽使南流又何理也此一引證而知其不可者也又以今昔彼此兩兩權衡言之大禹至今四千餘年中南北分流者四五百年南流者自明迄今三四百年餘皆北流試問南北經流久暫如何近湖嘉道兩朝至咸豐之初六十年中河決不下二十次高堰潰開闢在外北流十八年不聞多事如此試問南北受災輕重如何

南流堵築一次通牽約費七百萬歲修約六百萬合計六十年河費不下五萬萬北流十八年侯家林工費如干又無歲修試問南北度支多寡如何此時估費兩下卽或相若而北可分年酌辦南必一氣呵成原議分四五年必致成此壞此成彼又壞試問南北需費緩急如何此一比較而知其不可者也何言乎河運仍不可復也桂芬弱冠後南北奔走潞河淮揚寄跡頗久往事猶記仿佛大氏河務運務至道光末年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矣河身日益高歲增幾及一尺自袁浦洩黃入湖以後湖身亦頓高清黃交漲情形父老皆言前此所無灌塘本尋常之事一年難於一年漸若登天然莫不以上聞爲入劫過淮爲更生高家堰無年不險昭關壩間歲時開淮揚萬衆惴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恐時時有其魚之慮在事諸公艱難憂懣情狀如在目前蓋河淮合流潘靳之時頗蒙其利後漸無利有害至此而極天時人事之交窮萬無不思變計之理於時李文恭引退傅秋坪中丞請折南漕不允旋亦去陸立夫制軍始創改海運豈厭故喜新惡平樂險避易趨難異於人情哉亦出於不得已也距今祇二十餘年惟以工員四散軍興多故遂邈如曠世知之者絕少創議者但見二百年來南漕四百萬安穩河運多以復故爲然旣不知今之河淮作何狀又不問河運何以改海運之故故有灌輸甚便猶易設法不慮隔閡等語今河身之高自若也河身自必修濬然於經費必不甚深限貿貿然挽河東行一復道光末年之舊此眞柳州所謂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者也

竊謂果欲復故亦必如裴文達朱止齋所議海口稍北與淮別行。又於灌塘外別籌良策始可舉行。而枝節更多。工費益鉅。且上游由城上行之水終不可倚以爲功。恐亦終歸無濟。然此猶善後之說。尤可慮者。十八年棄置之河身。卽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見之處。萬一上游放溜。下游隨決。是二千六百萬已去。又須別籌堵費。奈之何。桂芬於目下北流形勢。未敢懸揣妄言。惟兩害相權。取其輕。實有見於害之重。無出迴東之上者。不必與他害相權。而期期知其不可者也。桂芬在揚州時。嘗與魏默深劉孟瞻諸君縱言河事。僉謂非令北流不可。未幾而有銅瓦箱之事。因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乃竟得之。自非。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國家洪福。彼蒼默佑。何以致此。孫淵如云。河名大濤。百川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

神京地利也。桂芬又謂大清橋坊聯有嶽色河聲千古壯之語。蓋借用韋莊詩以泰山爲嶽。濟爲河。而不知濟之不可名爲河也。以今觀之。則又吉讖也。從此百年順軌。利孰大焉。若爲濟運起見。但就目前一二十萬石言之。因勢利導。豈遂無方。何必發大難之端。若以全漕言之。談何容易。恐未可以復故一語了之也。原議以南流爲一勞永逸。無論此四字神禹不能爲。蓋一思六十年中二十決。卒至變河運爲海運。逸乎永逸乎。他如糧地鹽場。則南北所同。至大清河稍進而北。可復禹舊迹。又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更進而北。則地勢絕高。

從古無逆流之水而謂北衝

畿輔耶游侍御疏味嚙不出而所見甚長其指挑沙設廳

林已言之包慎伯中衢一勾語更痛切此事實宜慎重套塘三難無不扼要特未暢所

欲言耳桂芬於河事水米無交縱三瀆合一患不及吾吳本

無嫌疑江北秋初卽稜七月前開昭關壩吾吳必辦留養災民八月後則否道光中辦留養者再若河復故道必

更辦留養此則而事關海內大局恃執事知我敢貢其愚備波及吾吳者耳

高明之采抑桂芬尤有進焉者近代治河總爲漕運牽掣以

致兩難以局外旁觀言之無論黃河復故不復故而東境清

水絕少運一二十萬石之水猶不足安所得運二三百萬石

之水將來恐不能不出於河自河漕自漕河專主安瀾漕專

主海運而後定海運沙船不敷用洋船不許用恐不能不出

顯志堂稿

卷五

五九

於津門采買而後定兩生中丞推廣海船疏可謂善於立言然尚有痕迹不如但言采買更覺渾融惟必得多備一年始無疑慮移河費歲修一欵購米二百萬石已足不難也此時恐尙不能質直言之然試辦采辦羈縻東省運道三年後采買有效再議進止是亦默轉潛移之一術執事以爲何如

致曾侯相書

又年來士大夫動有復河運之議。宣南尤衆。問其故。畏外侮而已。試思揚子津門。非可飛渡。何河運海運之異。不待智者而知之。又或謂潞河一帶居民近益貧苦。河運一復。可資調劑。不知乾隆以前。清漕無弊之時。漕項各缺。故籍具在。並不能潤及沿途。嘉慶以後。幫費無藝。至每石二兩外。白糧三兩外。於是幫官窮泰極侈。提拊之費。一處或至五十金。沿途莫不有所沾漶。果若所言。是不但欲復乾隆以前無幫費之河運。直欲復嘉慶以後有幫費之河運。尤爲謬論。然以今日事勢言之。羣情習爲寬大。重以物力昂貴。凡百需用。數倍往時。卽不爲潤及沿途之計。已萬不能復乾隆以前無幫費之河

顯志堂稿

卷五

六

運。而止能復嘉慶以後有幫費之河運。果爾。卽使南北河通行無滯。帆檝雲連。篙師林立。泊河干待發。而海運各費全還。漕項勢必別籌幫費。以徵米一石。起運約七斗。幫費每石二兩核計。今日所定南漕徵米一石之外。加錢一千文者。必加至三千數百文。折價三千數百文者。必加至六千餘文。能行乎。不能行乎。而況乎所謂通行無滯。雲連林立者。猶不知有此一日否也。要之河運。卽或能復。一切舊弊。立與俱復。東南受復之害。西北不受復之利。且恐

國帑民膏。糜費萬億。汔於不能復。或一復旋廢。甚或水手牽掣。求其廢而不可得。雨生中丞與鄙見合。惟疏中意主三板助運。適中眾忌。此事似宜以天津采買。并移所籌濬河造舟。

之費爲先一年采買之費是爲正論若居今日而眞欲復河  
運雖謂之譎語可也執事一言九鼎或有以息其議甚善卽  
不然不爲之推波助瀾亦無有能舉之者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顯志堂稿

卷五

空

復應方伯論清丈第二書

承詢清丈事前已具復適頃有一友詳述局中情事知是舉實有損無益不得不再為剖晰陳之承許改弦更張此吳閩億萬戶之福也甫行忽輟誠非政體稍緩其期為費不甚多為害不甚普且炎夏本宜停丈過此再議極是極是惟此節第以顧公語誤會局章先丈邊後實丈為兩節故慫恿刪去前節昨友云局章並無此說昨友云原詳無按坵再丈之文不編號數不列積步者一概不收實欲據為藍本將來擇一二大不合式之圖抽丈而已第則以為無一圖能合甚且無一坵能合安則前請未免冒昧乃荷執事從之如流毅然轉圜尤為欽佩至承示密查擾累一節日來三局並開輿圖局友所到接檄連檣書吏差役簇擁成羣丈量三人一起足矣不知若而人者相從

顯志堂稿

卷五

全

何聲勢赫然儼如大工大役十甲輟耒以聽指揮聞經造倩邀十甲駢湊錢交將來不知如何歸歟萬戶典衣以供訛索此卻變局係光福李巡檢所言則張牙舞爪一二馴良之經造則婦泣兒號此卻變局係光福李巡檢所言

蓋以十甲暫充經造不諳訛詐者真百中之一二耳數月前偶遇此巡檢詢以清丈事云我見各處丈田須用重修聘好手為之經造不知書算不能出重修鄉下亦無好手可聘逼令繪冊豈能合式不過白費工夫白費錢而已因問以何不白諸堂翁則曰不鄉民何辜遭此荼毒清丈不自吳縣始長敢數語簡當賅括元皆有前事長洲即吳委廉所辦輿論不聞有此也第前在

川沙殷譜經姚衡堂皆專函援引經世文編所載文數首言

擾累之弊者來相勸阻第力辨其無存今始實見之所聞實

蹟前已略舉一二皆有職之人至平民則所在皆是昨與金

澈芷觀察各舉所知指不勝屈所索自數千文至數十文不

...

等有人住屋二間例索二十文家中止有朝飯罪止枷杖若

米錢三十餘文遂致改爲噉粥聞之酸鼻輩視如三爵之罰且可代飲此問代杖每毫不介懷法有時

而窮誅無可誅亦誅不勝誅第不欲指名密啟者以此似止

有不合與聞爲釜底抽薪之法尙乞垂鑒昨友又云原詳丈

邊定限一年是年底可畢約費一萬緡實不能無大疑矣凡

事莫不有理試以千畝之圖計之圖形方者邊五里有奇圖

形長者邊六七里兩人爲耨一能丈者一不必能丈者一地保引導周走

五六七里又周走河邊荒基邊亦如之兩日必畢工夫止此

乃開費二十千有是理飛準若所爲此千畝之圖按坵實丈

第嘗身行行間兩人爲耨一地保引導非二十日不辦大約

視丈邊十倍然則開費且二百千每畝二百文通境十二萬

顯志堂稿

卷五

申有此理耶賢大吏軫念民艱際此經費支絀之時不惜假

甚似亦非理更以時計之三局同時開丈鋪張揚厲護從多人若

用二十起四十日可畢卽用十起八十日可畢何至一年之

久準若所爲按址實丈將需之十年有是理耶以此觀之實

亦不能按址再丈於是始悟輿圖局之取巧爲不可思議也

今使驟語人曰丈田可合經造爲之又曰我但丈十分之一

卽可了事人必駭之乃創立丈邊新奇名目令人不測其所

辦者僅止十分之一工夫而以十分工夫全委之經造卻安

受三分之二辛俸川沙丈費每畝三一年之後卽以經造冊

糖塞若再合按址實丈又須辛俸卽不十二萬亦必數萬巧

詐亦甚矣哉卽不然輿圖局算學本淺惟繪圖蹊徑較熟尙

能丈田實無大識見或妄意經造冊可以改削合式代己費

心如太倉黃莫階舊事而已招各圖董來局教以丈法繪法以爲捷徑孰知無一圖合式一

冊亦未用空費萬緡然其爲貽誤則同也經造冊之不可用譬之有錢一

宗已知大數欲知其足百與否是所差本止二三文之數其

錢又有大小厚薄不等但一五一十數之立見今乃用尺以

度其長短用秤以權其輕重再令五六歲兒數昨友又云原

之能定其爲足百與否乎此理甚明人所易曉詳有疑大戶隱匿語夫自種田有隱匿管業田無隱匿人所

共知卽如薄產但所缺僅百中之二三此尙儘少說司帳者則云所缺一二成

願全數充公決不食言不獨一家然家家盡然乃疑所不必

疑此亦不聰不明之一端也因思丈田自以四面規方爲上

策分圖按址爲中策長元舊事爲下策若經造送冊是謂無

策今輿圖局既巧詐不可恃將來改弦更張必得憲諭嚴切

顯志堂稿

卷五

五

要約按址實丈不准經造與聞議定包辦每畝若干文痛楚

護從排場一切浮費全歸實用官捐二十文民派三十文視

川沙增加已多斷無不足價諧則開丈如前不諧則另簡能

手擇於三策之間雖下策亦必在經造冊之上乘此費尙不

多害尙不普之時定計秋涼舉行不爲遲也如竟以經造冊

充數則流毒梓鄉百世無已既承垂詢不敢不以實陳惟執

事鑒之

